

两面间谍

(英) 约翰·马斯特曼著

肖 钟 译



群众出版社

两面间谍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两面间谍系统

〔英〕约翰·马斯特曼 著
肖 钟 译

群 众 出 版 社

一九七九年·北京

内 容 简 介

《两面间谍》一书是英国约翰·马斯特曼爵士所著，由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于一九七二年出版。作者根据其亲身经历描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情报机关怎样将纳粹德国的派遣间谍组织一网打尽，基本上控制逆用了这些间谍，反过来给德国以沉重打击。书中叙述了他们运用间谍的实际案例。他们的某些作法，对我们的侦察及情报工作，有值得研究和借鉴之处，特译出在内部发行，供有关同志参考。

两 面 间 谍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 开本 6.25印张 123千字

1979年12月第1版 1979年12月第1次印刷

(内部发行)

定价：0.59元

序

约翰·马斯特曼爵士所写的关于英国情报机关的两面间谍系统的报告书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文献。马斯特曼是一位深有造诣的历史学家，他深知他所描绘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个值得了解和记忆的篇章。作者还是一位出色的记述者，他这本《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两面间谍系统》的书是很吸引人的，内容又是认真严谨的。

没有必要去考证本书所列举的故事和案件的真实性，在这些故事中都谈到有不少间谍表面上为德国人干，实际上却瞒着德国人替大不列颠工作。本书的官方材料来源于大量的供词，然而由于其中的许多案件同我在战争期间所从事的工作有关联，我可以保证它的真实性，我曾从事过特殊的反间谍工作，和英国军事情报第六处经常打交道，该处是负责联合王国海外情报工作的机关，把它的组织名称局限在“军事情报部”的范围是个时代错误。马斯特曼在本书中经常叙述的在英国从事反间活动的“国内安全科”是军事情报第五处所属的一个科，是国内保安机关，其性质大体相当于美国联邦调查局。在联合王国内发生的案件，可以说完全属于英国内政，但是有些敌国间谍被揭露后通过劝诱开始为英国人工作并转过来欺骗原来的主子，这些间谍同国外有密切的联系，这样，军情六处同盟国情报机关的相应组织进行协同配合就势属必然了。

回顾历史，英国对于情报艺术的某些贡献是很突出的。在截译敌方无线电密码方面，成果辉煌，已逐步居于领先地位，许多公开发表的记录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截译无线电密码的技术已经高度地发展了。定向科学也高度地发展了，应用这种科学就能够把发报机的位置侦测出来。由于对所有的无线电通讯不断进行监听，不仅可以检查核对两面间谍所发出去的情报内容（通常间谍本身兼充报务员），并且能够检查他所收录的一切消息和指示；同时经过细致研究，也有可能去估量敌人对所收到的情报如何评价，这是对欺骗敌人效果的一个验证。当然在所有这些活动当中，下面这件事也是很重要的，这就是可以发现一些新的间谍，这样就有可能对德国人在英国的间谍活动网进行全面的了解和控制。

英国人在情报艺术上的另一个贡献就是所谓“公开情报”的运用。在公开情报方面，有一些学术性的资料，经过专家学者们的研究，就会从中发掘出一些早已搜集起来但一直被尘土所封埋的情报。例如：反攻欧洲登陆作战所需要的潮汐时间表，首都地区各种轰炸目标的位置，需要准备对付的降水量，应该避开的雨季等等，这些并非不重要的资料，都是来自被人们忽略的公开书籍中的某页，而不是出自间谍们的那些过份耽搁了的秘密报告，从在英国大学里进行的这种研究和分析的事例中，美国情报机关学到了不少东西，但是这些并不涉及两面间谍的工作。

毫无疑问，英国情报工作中最卓越的成就就是关于两面间谍的运用以及通过他们所进行的欺骗敌人的活动。军事情报第五处第二科是进行这种活动的核心，正如马斯特曼所描述的那样，这种欺骗敌人的活动涉及到很多工作部门；军事情

报第五处、军事情报第六处、海军、空军、内务部和外交部等。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政府根据需求和计划安排，征召了一些大学和其他专业组织的专家学者作为编外的“智囊”。在情报机关，许多非职业性的活动家和专职人员携手并肩地工作。关于两面间谍这项工作，就是由非职业的马斯特曼担任的。他是一位大学的研究员，又是一位热心的板球名手。他的头脑已经习惯于在这种政治斗争中的掷球，如同在球场上一样，要敢冒风险，而收获也是巨大的。这是本世纪中最大的一场决斗。当马斯特曼提到两个最出色的两面间谍时，他同时也提到两位著名的板球名将，“在两面间谍的世界中，如果把史诺比成是早期的格雷斯，那么加宝就相当于后来的布雷德曼。”这句话决不是玩弄修辞学的词藻。在两面间谍的游戏中，同样需要高度的技巧和绝对的协调。在这方面，英国人是能手，美国人在欧洲战场和地中海战场的类似作法都是出自英国人的指导和示范。

《两面间谍系统》一书中所提供的案例是该书的特殊优点。这是一本行动手册，确实与别的书完全不同。当美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筹办他们的国外反间谍系统时，对参加这项工作的新手每人发一本坎普顿·麦康基所著的《脑上之水》（1933年），这大半是由于不得已，因为不论是间谍工作还是反间谍工作的手册实在少得很。格雷厄姆·格林的讽刺作品《我们在哈瓦那的人》（1958年）或许是最好的一本。爱德华·韦斯米勒的小说《蛰伏的蛇》（1962年）是关于描绘如何掌握一个变节的间谍心理状态的少数报道之一，这个案子描述的是盟军反攻欧陆以后，德国间谍在美军防线后面活动的情景。

海军少校尤恩·蒙塔古所写的《从来没有的人》（1953年）是一本最著名的关于战略欺骗活动的报道，也是最详尽的记述。达夫·库珀的小说《伤心行动》（1950年）曾经先讲过这个案例。但是，蒙塔古少校是一位海军情报人员，他是这一起精心策划的诱骗敌人活动的主要发起人和案件掌握者。他们利用一具漂流到西班牙海岸的尸体上装着的假信，诱使德国人误信了盟军在地中海战区下一步行动目标是撒丁岛而不是西西里岛，但实际上正是西西里岛。

作为英国国防大臣并担任邱吉尔的总参谋长的伊斯梅勋爵曾为蒙塔古少校这本书写了序言，做为半官方的评价。他在序言中说：“由一个熟悉全部细节的当事人来公布一个秘密战役的全过程，这种情况是不多见的。军事院校的学员们应该感激这本关于战争艺术领域里一门特殊学问的教课书，而其他的人或许只能把它当作惊险故事来欣赏。它再一次说明，真实比虚构的故事更能动人心弦。”伊斯梅勋爵是预先指出了《两面间谍系统》这本书所具有的同样的价值。

马斯特曼不论对于真事还是虚构的故事都是十分熟悉的。他所写的那些著名的惊险小说就可以证明。《一个牛津的悲剧》（1933年）的巧妙构思和他后来被选入“双十委员会”是不无关系的。而“双十委员会”的任务就是做为两面间谍复杂活动的决策者和管理机关。他们要对两面间谍发出的情报以及对敌方要求的答复进行监督，同时还要准备一套情报人员班子，准备在任何需要的时候，都能出动去担任各种重要角色。动用他们的时机到了，例如在诺曼底登陆之前，为了分散德国人的注意力和迷惑敌人，故意制造了准备在挪威登陆的假象；他们还采取了措施，使德国人无法了解 V-1

和 V-2 火箭轰炸伦敦的实际效果，从而拯救了千万人的生命。这要归功于英国的两面间谍系统。真实和虚构，两者都发挥了作用。

正如我说过的，幸而具备了“游戏”的因素，使人始终保持了新鲜感。马斯特曼在为《命运不能伤害我》（1935年）这本书写的序言中说：“打破常规是一种人生乐趣，这是一个平凡的真理。在这方面，中年人和有身份的人，他们天真无邪的兴趣并不少于年轻人和捣乱分子”。英国国内安全科的一些业余工作者的确是“中年人和有身份的人”，不过，他们的兴趣却不能说都是“天真无邪”的。马斯特曼的战后小说《四个朋友的案件》，其副标题是“以侦察为乐事”。书中的故事是叙述犯罪活动的，在牛津大学高年级生休息室中，一位客人在叙述这“四个朋友”中的一个人时是这样形容的：

“葡萄牙是一个中立国。因此许多国家和作战双方的官方与非官方的间谍都集中到葡萄牙来。在柏林，你不可能听到伦敦发生什么事。但是在中立的葡萄牙，很可能听到或猜测到双方所发生的事情。还可能散布一些在伦敦或柏林并未发生的事件（听起来好象很可靠），而且能使对方相信。于是，里斯本就变成了一个国际交易所，是侦探和间谍们集聚的热闹地方。在那里，出卖和收买各种军事的和政治的秘密情报（有真的，有假的，假的居多），在那里，人们在互相勾心斗角。不仅如此，情报人员的生命是十分危险的，而两面间谍的生命更是危险得多。他要在摇摇晃晃的紧绷的绳索上站稳，稍一不慎就会滑下来，跌个粉身碎骨。《四个朋友的

案件》一书中叙述的班尼斯特是作为一个商人到里斯本去的，他在英国的和盟国的外交界和商界是很有声望并深受尊敬的，但是，他的身份不仅仅如此。”

班尼斯特的是“不仅仅如此”，他不单纯是个商人。所有的间谍也都是“不仅仅如此。”小说中描绘的关于班尼斯特和他朋友们的谈话，很象是“双十委员会”的成员们在谈论史诺和塞乐里一样。

马斯特曼在他的书中明确地列举了“双十委员会”的守则。这些是值得我們反复阅读的：

1) 控制敌人的全部间谍组织，或者尽我们最大限度的可能去把一切能抓到手的敌人控制起来。

2) 发现新的间谍时，及时捕获。

3) 不断加强了解德国特务机关的人员情况和他们的工作方法。

4) 全力获取敌方特务机关的电讯密码的情报。

5) 从敌人所提出和探询的问题中来判明他们的计划和意图。

6) 用送发给敌人的情报来影响他们的计划。

7) 在实施我们的计划和意图时，尽一切可能去迷惑敌人。

马斯特曼是细致入微地将这些原则付诸实施的。问题决不仅是发现一个间谍的下落然后将其逮捕了事。马斯特曼所在的委员会并没有执行逮捕的权力。即便他们有这种授权，也会很审慎地使用它。一切反间谍机关都是重视掌握敌人动

态的，而且都懂得，消灭了一处敌人的活动，只能刺激敌人用另一处的活动取而代之。因此一般说来，较为上策的是，严密监视一个已经发现的敌方间谍，而不要轻易地触动和逮捕他。要进一步设法从侧面来限制他，使他无法获得任何重要的情报，相反，还要设法用假情报来喂他（人们称这种假情报为“喂鸡的饲料”）。当然，最理想的是通过各种手段能迫使这个间谍为我所用。试想，如果敌方的情报工作已被我们阉割而名存实亡，那就不再是可怕的了。这种外科手术式的作法是两面间谍艺术中的很大成就。

马斯特曼愉快而公正地阐明了英国在运用两面间谍方面所树立的功勋。他说：“在大战期间的大多数时间里，我们不仅仅通过两面间谍对敌人实行了大规模的欺骗活动；我们还通过两面间谍的活动，主动地掌握和控制了德国人在英国的整个间谍系统。”战争结束后，盟方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去立即检验德国人的情报工作记录，看看是不是有什么地方我们搞错了或措施欠妥。看了德国人的材料以后，没有理由使英国人对自己的工作成就发生任何动摇。马斯特曼讲的是英国人的故事，并且是通过这种叙述来启发后来人的。从德国人的资料中可以从反面证明我们的对敌欺骗是完全成功的。

马斯特曼的这份报告书是十分吸引人的。它既有权威性，又能满足读者的好奇心。他论述了从战争初期以来两面间谍的发展过程。在初期，英国人完全处于防守的地位，主要是如何抵御对英国的入侵来保卫自己。这个时期正是史诺^①的活跃时期。后来，发展到另一个阶段，那时主动权已经

^①史诺是一个两面间谍的代号。——译者注。

转移到了盟军方面，已可预见到即将反攻欧陆。到了这个时候，加宝就一马当先，大显身手。敌人也在密切注视着局势的变化。在第一阶段中所开始建立起来的两面间谍系统在第二阶段中重新运转了起来。这个转变是微妙的并且是充满惊险的。做为一个严谨的专家，马斯特曼在他的这份报告书中一直严格尊重历史事实，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为的是使故事的主线不致受到曲解或干扰。”然而，在他的着眼点里，对于现实的关切超过了对历史的叙述。对于那些“双十委员会”的人们，故事是在持续着、变化着，而且是有节制地被叙述着。

马斯特曼为我们勾画出一副充满了谋略斗争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居住着像史诺，像马特和杰夫，像塔特和奇格扎格以及屈赛科这样的人物。他们只能用这些假名而闻名于世，他们在这些假名的掩盖下生活着，活动着，各自分摊着命运的风险。马斯特曼有一句经验之谈：“有一点是怎样强调都不为过份的，那就是，最有价值的案件是那些案件掌握者能将自己的意图最完整、最有效地贯彻到所属间谍身上的案件。”微末细节都很重要，往往能牵动全局。甚至在间谍与敌人的通讯方法上，不论是通过无线电或密写，或在中立国的当面接头，都要求案件掌握者和参与人员的全神贯注。必须细致掌握每个报务员的发报风格，像报警讯号、发报时的节奏等，以便一旦这个间谍身死或由于某种原因必须换人时，可派别人来顶替他而不致被敌方发觉，这些看来是细节却具有惊人的重要性。

《两面间谍系统》这本书不仅是唯一的描述两面间谍的著作，而且可以说是最优秀著作之一。有的时候，他的故事可以

引人入胜地加以引伸描写，正象蒙塔古所著的《肉馅行动》和《从来没有的人》那样，又如埃迪·查普曼的自述《埃迪·查普曼的事迹》（1954年）关于他自己用奇格扎格这个化名充当行动特务的报道（当时他的德国主子称他为弗里岑），也可以同样地加以引伸描绘。

在《两面间谍系统》这本书中，真正有意义的是这个系统的本身。在哲学意义上说，决定一切的是“胜负”问题。毫无疑问，在那些奋不顾身冲向西西里岛和诺曼底登陆的士兵们的心中，所考虑的就是这个胜负问题。在“从来没有的人”的背后确实有为数众多的有良心、有智慧的人们做后盾，马斯特曼所描述的正是这些人的工作。他们是两面间谍工作的生态学家：一切事物都是互相联系的，事物要保持均衡，但最终，总有敌对的一方要走入歧途而引向失败。敌人的错误就是我们的胜利，幸运的是，敌人正是走了这条错误的道路。

诺尔曼·霍姆斯·皮尔逊^①

一九七一年九月于纽黑文

^①作序者诺尔曼·皮尔逊，是美国耶鲁大学文学教授，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美国战略情报局驻伦敦某单位工作。——译者注。

前 言

这本书是我在一九四五年七月至九月间写的。那个时候，我参加两面间谍的工作已经四年半了。从七月七日起我有五十六天的休假，九月一日休假结束，又过两个星期才写完这本书。这些日期是重要的，我的服役已经结束，但是，安全局局长要求我代表他写一份关于战时两面间谍的报告书，于是我就留在局办公室里，并被准许翻阅有关的文件材料，结果写成的这份报告书和假定我仍然是现役官员时所写的内容，是有些不同的。特别是我明确地写出我对未来情报工作中一些重要问题的看法。我不知道书中最后一章对于当局能发生什么影响。可能一点影响也不会有，因为他们当中很少有人会阅读我的这份报告书。但我知道，在我起草这份报告书时，我在思想上是毫无拘束的。如果说这份报告还有一点价值的话，那是因为它完成于一九四五年。再过几年以后所出版的两面间谍史会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一本“应景书”或是一本宣传品。在一九四五年写成的这份东西包含有当时我对情报工作的观察和意见。因此现在出版这本书仍然保持一九四五年九月付印时的原样（当时传阅的范围很小），只有少数地方有所删节和文字修改。

这本书是作为工作报告而写的，在一九四五年时完全没有想到会出版。但事隔多年，我和其他了解本书的人都认为现在可以公开出版了。因为战争年代的秘密都已陆续揭露，

因此反对出版的意见就大为减少了。现在可以说，这本书对于一个潜在的敌人来说，不会泄露任何有价值的机密。

由于反对出版的意见减少了，而赞成出版的意见增多。我认为，如果在保密方面不再有什么障碍，那末，让人们有机会读一读这些曾经是历史真实的可靠材料，就不会再遭到反对了。而且我认为应该把成功的光荣归于那些建立功勋、当之无愧的人们——在本书中，主要是指英国军情五处和六处，尽管与六处的关系少一些。我认为这一点也是很必要的，因为一般人往往对于情报机关没有好印象。情报机关所做的良好工作，除了他们的上级和有关人员外，是很少被人知道的；相反，他们的错误和失败，往往会广为传播，引起大量的责难和批评。失败被夸大，成绩没人提，例如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某些间谍案件，就严重地损伤了情报机关的信誉。这虽然是很难避免的，但它是不公正的，并已造成不幸的后果。因为当名誉受到损害时，情报机关的威信也就没有了。正如休·盖茨克尔在一九六一年说的那样：“保密是必要的，但信誉必须恢复。”

在一九六一年之前我就认为，关于两面间谍故事的出版，可能有助于恢复情报机关的信誉，因为这些故事毕竟是成功的事实，而且公布这些故事对于其他反间谍工作并无妨害。这里有个问题应该澄清，我听到过一些议论，说英国情报部在战争期间的成功，主要是由于从外单位聘请了一些“业余人员”的功劳，而到了战后，这些人走了，情报部的效能就全完蛋了，甚至有些刺耳的话。关于这个问题，我必须根据我目睹的事实、特别是在一九四五年以前的事实，说几句公道话。因为我自己就曾情报部的一名“业余人

员”。我有四年的实际观察。对情报部的其他各局、处的情况我不了解，但对管理两面间谍的单位情况，我是了如指掌的。我们这些业余人员，的确干了大量的有益工作，忠实而有效地支援了那些专业人员。但是，在军事情报第五处，正是那些专业人员制定政策，提出计划，负责执行，并且给予我们这些人以必要的指导。因此，两面间谍工作的功绩首先应该归功于那些专业人员。同时我还相信，用一句常用的军语来说，叫做“吸取教训”吧，那就是各部门、各军兵种之间的协作配合的重要性。这种各单位之间的协作配合，在两面间谍工作中的作用，可能比其他工作更为突出。

由于有争议，早在几年前，我就主张出版有关两面间谍这本书。当局经过研究认为实行我的建议，时机还不成熟。现在，大战已经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了，女王陛下政府终于批准可以出版此书，对此我表示感谢。

为了免除误解，还有一点必须指出，本书中提到的事实情节，大概不会有什么争论，但是一些观点和理论，则纯属我个人的见解，也只有我个人对此负完全责任。当然，其中有些，也许有许多地方，在从事两面间谍工作的人员中会有不同的看法，但为了在书中叙述的方便起见，我仍然经常使用“我们”这个词。就人员来说，我使用的“我们”是代表军情五处所属的国内安全科（五处是保安处，国内安全科是管理两面间谍业务的具体单位）。在涉及政策问题时，“我们”也包括国内安全科的上级指导单位“双十委员会”——这个单位的名称是从罗马数字双十XX^①的音译而来。在涉

^①罗马数字双十XX，英文读为Double Cross，是两面欺瞒之意。——译者注。

及重要问题、特别是作为上级机关的军情五处以及国防部的理论和观点时，“我们”这个词只能代表我个人。

约翰·马斯特曼
一九七一年九月于牛津

目 录

序·····	(1)
前言·····	(1)
一、两面间谍的理论与实践·····	(1)
二、两面间谍系统的起源·····	(34)
三、一九四〇年秋天·····	(43)
四、管理两面间谍系统的组织·····	(57)
五、一九四一年的间谍通讯·····	(66)
六、一九四一年的几项试验计划·····	(75)
七、一九四一年的间谍·····	(81)
八、一九四二年的进展·····	(91)
九、一九四二年的间谍工作和历史·····	(101)
十、一九四三年的活动·····	(116)
十一、为掩护诺曼底登陆和反攻 法国而采取的欺骗行动·····	(133)
十二、在大战最后一年中两面间谍的运用·····	(152)
十三、结论·····	(172)
附件 1 ·····	(175)
附件 2 ·····	(179)